

双星会系列

# 亲亲坏夫君

君，

台湾

裘莉

1921  
21

# 君夫坏桌桌

裘 珮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第一章

江南 涵碧山庄

夜色凉如水。

新月初上，一抹月牙高高地挂在树梢，在寂寥的天空中挥混出银白色的凄迷。

忽远忽近的箫声，缭绕、迷离……

不知何等高人在这深夜有此等兴致，箫声不断，伴着黯淡的月光，把空寂的庭园点缀得更为出世、不染尘。

循着箫音，穿越过黄石假山，横跨一泓清水，便通向奇花佳木掩映的远香堂。从四面皆无阻碍线的席堂往东望去，有小山，山上有情趣小亭，山下有几座小院落，气氛幽静。而吹箫的人呢？

哦，自远香堂而西，过九曲回廊，就见到一个小拱桥，玲珑别致；在桥南的水阁里站了个身穿雪白儒衫、身材颀长的翩翩公子。他委首敛眉专心地吹奏着手上那管墨黑色的洞箫，和着微弱的月色、凛凛吹来的北风，

亲亲坏夫君

衣衫飘袂的他根本没有进屋休息的打算，只是挪动着如玉的手指，陶然地沉醉在箫声当中了。

“哥，娘该休息了！”随着娇嫩的嗓音，一件雪白的鹅绒大披风轻巧的落到青年的肩上。

好像没听到一样，隔了半天，他才停了箫声，淡淡地答应，“知道了！”

见兄长的表情如此冷淡，把自己的关心当成驻肝肺啦？古晶的火气使上来了，一张灵秀透着几许刁坎的粉脸微微一笑，伸手就要抢他手上的箫，大声吆喝，“古灵，你小心了！”

就凭几个破招式想在他手上讨便宜？古灵也不戳破妹妹平时对武功、女红都疏懒的习性，只是一个闪身，姿势不变，成功的闪开她的攻击手势，“唉！你还是这么沉不住气。”

“你管我沉不沉得住气？你都不听娘的话！”古晶吐吐舌头，个鬼脸。

“拿着鸡毛当令牌！二娘哪管这些事？”

古灵沉着声，从他的脸上看不见他对胞妹目无尊长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；只是抬起头，态淡漠地望向阁外，噢！不对，不是望，他的瞳孔并没有特殊的。熟知古灵性子的人便会了解他只是在享受子夜里空气中的凄凉、寂静；只因他哟眼“不能望”！

懊恼地瞪着兄长，古晶气愤表示：“你怎么老是什——么事都知道？对啦，是我想要你早些休息，你都不领亲亲坏夫君

0791-8217472

情，我才搬出娘的！怎样、你还在为怎么娶到南宫琉璃伤脑筋？凭咱们江南第一庄的茶庄、布行会有娶不到的姑娘、多少人家想把姑娘送上咱家的门……”

“一个姑娘家对这些事也有兴趣？”古灵打趣。

“不要转移我的话题！”古晶不服气地瞪着眼前屹立不摇的兄长。她不明白一直是老谋深算，即使双眼失明也不曾在商场上让人讨去便宜的古灵，为何会对一个对自己家族事业没有任何利益的女子如此执着？跟他的个性不像，真奇怪！

淡淡微哂笑，古灵轻轻地执起妹妹的手，风度翩翩地安抚，“发生什么天大的事需要你这样失姑娘家的风度？古家的大当家是个瞎子在江南有谁不知道？”

“我……”对于兄长的言语，古晶一句话也辩驳不得。

“要二娘放心！我只是在这里吹吹风、想想茶行的事，不用替我担心。我一定用我的本事娶回我的女人，可以吗？”

“哥，风大呐！”

“我晓得，你该回房休息了！”转过身，古灵低头吹箫，不打算再谈了。

“哥……”苦劝不听，古晶无奈的跺跺脚，打算走了。看着伫立夜风中的兄长，她的确不懂古灵的坚持到底为何，好好一桩婚事，即使女方不同意，又何必搞得全江南的老老少少都知道？这很光彩吗？有谁不知道南宫

亲亲坏夫君

老太爷疼惜孙女如命，这桩亲事即使是一般明眼人要攀都不见得，更何况双眼失明的古家少庄主？还要请个特别长舌的“媒婆陈”上门提亲，这下可好，全苏州城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今年古家又被拒婚了，去年是王媒婆、前年是李媒婆……就这样年复一年，打从南宫姑娘行笄礼一完，就已经连续被拒绝四吹了，仍不死心，这是什么德行？

直至古晶的脚步声完全消失，古灵才停下吹箫，迢自靠在柱子上发起呆来，原先淡漠、和煦温文的容颜才显得有些生气，自顾自地笑了起来，第四年了……很好！他倒要看看南宫家的老不死到底能撑多久，就凭着古家在江南日复一日的强盛财势，他倒要看看他古灵娶不到的女人有谁敢碰？遭辈子，他就是定要定南宫琉璃了，谁教这丫头投胎在南宫家？南宫琉璃，他会要到手的，然后再轻轻地丢弃！

噢，飘雪了？古灵优雅地拍拍身子，信步走向该他休憩的阁。任凭雪花纷飞，狂乱的北风、越来越深沉的夜……月牙已经隐没在天际，不见踪影！

“咳、咳……”清清喉咙，南宫老太爷走入专屏儿子休憩用的“宜情园”。

“爹，怎么这时候有空来？”

南宫庆放下手上的竹片，停止逗鸟的动作，不动声色的望着自己的老爹爹。

“唔，你倒买有闲情逸致，玩起十姊妹来啦？”南亲亲坏夫君

官老太爷走到鸟笼前，睁着一双鱼目似的眼睛看着几只活泼、好动的小鸟。

“嗯哼！反正帐本上就那几笔，对得很快！没事逗逗鸟也不错。”南宫庆耸耸肩，望着鸟里的鸟儿，不置可否。

扬起眉，南宫老太爷可听得懂儿子话中的含义，“帐本上就那几笔？生意这么差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”

南宫庆闷哼一声，“没生意上门，不逗鸟怎么打发时间？”

“你街坊邻居多走动走动上生意还不上门？铺子又在镇南大街，外地来的客人也够你忙了，怎么会没生意？”

“爹，咱们诚记只是小小的自营商而已，向城里的茶行批些茶叶来卖给街坊，糊糊口、薄利多销，十几年来日子也过得还不错……城里的古家也总还念着以往的情分，批给我们的茶叶品质好不说，价格也比外地便宜上一成……哼、哼……”不知是前阵子着凉、身体尚未完全康复，抑或有其他原因，南宫庆话到一半，又是哼了半天，也不见接续。

“生意是生意，婚姻是婚姻。连你也赞成琉璃应该配给古家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小子啊？”回拒这桩名利双收的姻缘，南宫老太爷知道不少人惋惜，凭古家在江南的财势，唉！可惜。

“兰儿临走前才留这么一个女儿给我，我哪有不疼  
亲亲坏夫君

自己女儿的道理？”南宫庆两手负背，在园内走来走去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“话啊，你哑啦？”老太爷半抬起头，眼里发出异样光芒。

“上个月，古家把在咱们诚记对门的古厝大翻修一次，里里外外几十个厢房全改做铺子，贩卖他们批发的各种货品，小到柴、米、油、盐，大到珠宝、瓷器，当成他们信义庄回馈乡民的行动，全都用批发价出售。爹，你倒想想看，我们的生意好得了？好不了？”

老太爷心里一击掌，真是有志气！古家这个做事老不按牌理出牌的小小子，就是中用得让他刮目相看，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有脑筋！看来这一回琉璃不嫁他也不行了。老太爷猛吸口手上的旱菸管，凝着儿子，

“那你倒好，躲在这里逗鸟？怎么不争口气给我看，到诚记去跟古家那个小小子打对台？还亏你活到四十几岁的一把年纪，就会让街坊邻居看笑话？知道咱们拚不过他？”

“我哪还用坐在那个帐台上？早被吵死了！”

南宫庆掏掏耳朵，快被这个老当益壮、七十有八的老爹烦死了。

“吵？怎么回事？”听出儿子的话中有话没那么简单。

“还不是全镇上的大小店铺的老板，全来找咱们讨救命！”

亲亲坏夫君

嘿!这可稀奇,老太爷不明就里,“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,哪有闲钱借他们周转?”

“周转?他们哪要这个!”用嘴巴呼气,南宫庆拐弩抹角,就是不明白地对老爹说明状况。

“话说清楚!”看儿子说话支支吾吾,老太爷心上不禁心头火起。

“还不是我们拒绝古家提亲的这档事,大家都认为古家不好意思冲着我们的诚记茶坊来,便连累了内的店铺都要喝西北风!现在只要信义庄内有专卖的铺子,镇上的人都不会到其他地方买,要不是咱们的茶坊也兼品茗的事,搞不好我们诚记连一只麻雀也不会上门!”

“呵!古家这小小子!”不知是批评还是赞美,老太爷口中低呼着古灵的呢称,眼中流露着异样的目光,

“咱们还是跟他们批货?”

“是啊!信义庄的船只,马匹跑遍南七,斗六,十三省的茶叶,不跟他们拿货,跟谁拿?而且价格也从没跟我们调过!”南宫庆心里着急,他实在不懂老爹在盘算什么,干麻把一个上门的财神往外送,古家的财势连官宦也家也不敢轻看,这门姻缘对琉璃和南宫家来说可是好得不得了,多少人想攀都攀不到!

“品质怎么样?”老太爷可不胡涂,绝对不会把孙女的终生和生意混为一谈。“你不要看到古家的信义庄眼睛就亮起来,当年叫你娶了苹儿,这会儿搞不好你也得了个像古灵这么能干的小小子,现在还用愁要不要

亲亲坏夫君

‘卖’女儿？才刚行完笄礼就赶着来要，琉璃不嫁他行吗？你倒说说这几年除了古家，又有哪一户好人家敢上门提亲？光看到古家做生意的霸气和财气，吓都吓跑了，谁敢？我也只是想刁难这个小小子，想看他有几分本事来要我们琉璃，你倒替他紧张起来了？”

被老爹抢白一番无法反驳，南宫庆才像泄了气的球一般，屈身坐在石凳上，“咱们从小就没片瓦可盖屋顶，要不是古大哥拉拔我做生意、学管帐，我现在也还是个考不上进士的穷秀才罢了，哪有今天的诚记可以料理？苹儿是他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，我南宫庆什么都靠他拉拔；凭什么跟他要苹儿？兰儿秀外慧中、小家碧玉，来咱们家也不嫌咱们穷，正好！当年的事又有什么好提的？我也不是贪古家的财势，又不是没穷过！只是古家要琉璃，是看得起咱们，古大哥也不在了，难得他们还一直念着当年的情分，对咱们照顾到现在……古灵也是咱们从小看到大的，除看不见，也没什么缺点……”

“我才说你一句，你倒有一堆话回我？”老太爷斜睨着儿子。

南宫庆不吭声，家中几乎都是老太爷决定重要大事的。

“价格没、品质照旧、货色还是照样齐全就可以让咱们落到这种田地，古家那个小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他和琉璃的事，我会再合计、合计！”

“爹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南宫庆没打彩的样子全不亲亲坏夫君

见了。

“咳！我再合计、合计！”也不说清楚，老太爷点点头，回身走出宜情园。或许吧，南宫家办喜事的时候应该是到了。

“琉璃！琉璃！你看看我拿什么来了。”

人未到、声先到。一个梳着双鬟髻、身穿浅绿色百褶裙的豆蔻少女，左手拎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蓝色布包、右手提着绣裙，七手八脚地直往琉璃表姊住的玲珑阁里面冲。

“小声点，行不行？我的筑君姑奶奶？”一双白皙的素手缓缓地掀开了门前的珠帘，迎面而来的便是张细致、纤巧的鹅蛋脸，那双娇憨无邪的瞳孔里漾着浓郁的笑意，衬着她一身粉紫色的百褶裙，更把她温柔、贵气的身影凸显得更为动人了，难怪自从及笄礼之年起，楼外的男人便对她趋之若惊。真是一代佳人了！

嘟起嘴，席筑君可不依表姊的管教了，还撅嘴道：

“这不行、那不行！赶明儿老太爷许了古家的亲，咱们名满全江南的古大庄主把南宫姑娘要了去，在洞房花烛夜时，咱们的南宫姑娘还是会指点她的夫君：“不行、不行，爹爹没有告诉我可以和夫君靠得这么近……唉唷……救命哦……”

刚行完笄礼，稚气还浓的夫君还是淘气得紧，也不管一起长大的表姊到底会不会害臊，直奔绣楼的大气还没喘过来，就开始叽叽喳喳地开口取笑琉璃，惹得一向

亲亲坏夫君

娴静、端庄的南宫琉璃不放她，要呵她的痒了。

“呵……救命哦……我要告诉舅舅……你欺负人啦……”席筑君边叫、追讨饶，还是讨厌的琉璃知道她怕痒的弱点。

“说，你以后再说不说这种浑帐话了？”一把逮住就会取笑她的筑君，琉璃对这个俏表妹可是又爱又气。喜欢她的慧黠、明快，为自己平淡无奇的闺中生活带来世外的乐趣，但又害怕她的促狭、捉弄，常惹得她坐立难安、面红耳赤，不逮着机会修理她，更怕人多时，她又口无遮拦，让自己无地自容。

“不说、不说！今天不了。”筑君拍拍胸脯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上当多次，琉璃听出其中的语病，仍没意思放开她，“今天不说、明天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哪有！”没想到这个老实头也有变聪明的一日，筑君心中暗骂，但仍笑嘻嘻地安抚琉璃，“我最亲爱的表姊，你对我的误会怎么这么深呢？我说不说，就是不说了，你应该要相信我才对咧！”摇头晃脑，筑君对琉璃是谄媚加保证，嘴甜得不得了。

明知表妹没她口中说得这么乖，但琉璃还是信了她的话，松手放开她：也亏得这么一玩闹，筑君头上梳的双长髻可快散开了。琉璃看得是直皱眉，边替她擦汗、遏帮她整理发饰，“你看你，梳髻的工夫不到家，又爱闹！这会儿又要重新整理过了。”

亲亲坏夫君

“唉呀！散开了才好，整理它干麻？”

筑君一听到头上的髻快散开，似乎想起什么重要的大事，两眼一亮，翻身从椅子上爬起，坟到琉璃身后的梳妆台前，兴致勃勃地要拆去头上的发饰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“筑君，你干嘛？”被表妹异常的行为惹得讶异，琉璃忍住笑，提醒她，“待会儿让姨丈看到你这副德行，可别怪我没帮你说话喔！”

闻言，筑君怪怪地朝琉璃一笑，两只没休息的手突然伸到她的头上，“多亏你提醒了我，要玩、大家一起玩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以后才不会怪我有好东西没和你分享！”

“筑君，你疯了！”琉璃小声地尖叫着，忙着躲表妹的胡闹。

“你叫小声一点啦！待会儿要是大家都跑来看，那就没得玩了。”

筑君连忙捂住琉璃的嘴，不让她的叫声传出绣房外，不时还紧张兮兮地往窗外望，希望没人被动，希望没有人鸡婆过来看她们姊妹俩玩。

“你又要搞什么鬼？”琉璃知道筑君的小脑袋瓜里不知道装了多少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看情况，她应该是打算拆了两个人头上的髻、大概又有新鲜的花样要玩了。

“哈！知我者 南宫琉璃是也！”筑君看到琉璃眼中所流露出的好奇眼，兴奋地抱着琉璃大叫。

亲亲坏夫君

“别拍马屁，先说到底要干麻？”琉璃叹了口气，真是上了贼船。撇开筑君的纠缠，走到梳妆台前拆开被她弄乱的髻，重新梳整一头秀发。

“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蜡祭耶，今天大家都要去拜拜、看戏呢！”

高举着双手，筑君张牙舞爪地述说着今天在城南郊要行的祭礼，两颗龙眼大的眼珠闪得异常晶亮，那张粉白的脸蛋兴奋得白里透红，似乎已经看到城里、城外，所有人为这个一年一度的丰收节日盛大庆的样子。

故意浇熄筑君的兴致，琉璃边梳头、边慢条斯理地：“那个大家！“是指已经嫁出去的妇女、不懂事的小孩和男人，我们不在那个范围以内。”

“唉，你别扫我的兴麻！一年一度的大日子，乖乖待在绣房里也没人会给我们鼓励、鼓励，你跟我出去看大蜡麻！我跟你保证，一定好玩！有戏班、大拜拜、还可以逛大街，为什么只有男人可以去？我们也去嘛！”直揪着琉璃的衣袖不放，筑君为这一天已经计划很久了。

琉璃有点郁闷，为什么她会和这个调皮鬼缠上呢？

“好吧！先说不遇到爷爷和爹爹要怎么办？你倒先告诉我 我们怎么走到城南去，两个没有出嫁的闺女走在街上 别人认出我们怎么办？明天蜡祭完、我们也完了！”

“呵、呵、呵……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我就知道。”筑君两手叉腰，得意的仰天长笑。

“小姐！大家闺秀的形象！”琉璃无奈地提醒。

亲亲坏夫君

“大家闺秀是做给男人看的，这里又没男人！”筑君兴奋得缠在表姊的身旁，亮出她方才进屋就一直丢在旁边蓝布包，得意洋洋地展开，“我告诉你哦，年初我老爹帮我哥订的衣裳送到家里时，我就藏了两件？嘿，我很聪明吧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‘……’”

两颗晶亮的眼珠瞪着筑君献宝似送上来的衣服，琉璃的大气有点喘不过来，不会吧！她的宝贝表妹要她穿男人的衣服上街去？

“没错！你一件、我一件，我去年就计划好了，好不容易藏到这两件新衣裳，我还特地改过了，手指头被针扎了好几下！”筑君意志坚定地看着琉璃，重地宣布，“我们就是要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去看蜡祭，怎样？厉害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琉璃面有难色、支吾半天才表示；  
“我不知道怎么去城南，好像很远……的样子。”

“马车都准备好了，一点也不远！”抿着嘴，筑君得意极了，“况且哥哥要带我们去，根本去不了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德平哥要带我们去？”看着筑君一副小人得志的奸诈样，琉璃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她搞不清楚平时正经八百的席德平，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这个皮鬼的手上，居然肯带她们到城里去看蜡祭，她大概不清楚要不是因为想见她一面，席德平也不会甘愿被  
亲亲坏夫君

筑君要胁吧？

“是啊！是啊！我哥答应得可爽快了呢，快、快，我们的动作也要一级快才成，晚了可没啥看头呢！”筑君轻松地哼着歌，边唱、边跳，欣喜万分地塞了件紫色衫袍给琉璃，开开心心地闪到一旁换衣裳去了。

望着手上男人的衫袍，南宫琉璃叹气得有点无可奈何，她就是不懂同样都生为女子，筑君为什么就是不愿意乖乖待在绣房过日子，整天活蹦乱跳不说，这回儿偏偏还要去看大街上那么多男人，要是被认出来她们是女的，南宫家的名替不就扫地了？最近爹爹和爷爷也不知道在烦恼什么，希望这回和筑君出这个门不要惹麻烦才好。

## 第二章

“来！来！来！赶快来、赶快来……”

“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们，赶快来、赶快来，有病治病、没病强身……”

一阵铙鼓喧天在通往主祭场的街道上响起，一对长相相似、身材相似的小兄弟就赶着今天人人休息的日子出门做生意，就见两个个儿不高的小身影把原本就不甚宽阔的街道占去一半之宽，惹来不少急着前往天庙的人白眼，但一看到两旁立着四、五个身强体壮的大汉，也只有敢怒不敢言地摸摸鼻子，拚命往一旁挤去便是了。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孩，这么不会挑日子摆摊位，就赶着大家都放下农事的时候出来闹场，把好好一个节日弄得乌烟瘴气，要不是看在今天要好好酬谢天神老爷的份上，一定要修理修理这几个闹场的小鬼才是。

不过，这种商人急功近利的心理也实在反应在整条人潮拥挤的镇南路上。这条通往城南的主要街道，除了两侧的店铺商家之外，不时还掺杂着沿街叫卖的页货

亲亲坏夫君